



六二

林堯叟註
可九四十一

服部文庫
117
196
12



117
196
12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三十九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襄公八年

經二十有五年 **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

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弑弟景公

杵臼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

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

三三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重平聲○公至自

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術

失國使衛分之二邑書入者○楚屈建帥師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冬鄭公孫夏帥

師伐陳陳衛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過即諸樊卒餘祭立○過於葛反徐音謂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經

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

襄公以齊師為患害使告于晉使人告受孟公綽曰

孟公綽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崔杼之志不在病

我不在冠害必速歸必不久何患焉言其

足為患其來也不寇且崔杼之來伐使民不

嚴崔杼使民不尚異於他日言崔杼之用

齊師徒歸徒空也齊師卒○齊棠公之妻

棠公齊棠色大夫東郭偃之姊也姊也東郭偃臣

崔武子東郭偃為棠公死身死偃御武子以

屎焉東郭偃為崔武子御以屎棠公見棠姜而美之棠姜即棠

公之妻崔武子見棠姜而美其姿色使偃取之崔武子使東

棠姜而美其姿色使偃取之郭偃為已妻

之取如字偃曰偃辭男女辨姓古者娶

又音娶下同偃曰偃辭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

妻不娶同姓臣出自桓桓公東郭偃之不可同姜姓

武子筮之筮武子以周易為筮遇困兌坎下

此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此之史皆

曰筮史曰吉阿崔子意示陳文子崔武子

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風墮

妻風能墮落物者變不可娶也此妻不可娶也且

其繇曰困六三辭困于石坎為險為於

故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據于蒺藜坎

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據于蒺藜坎

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也故退

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之象○蒺音疾

題反八于其官返而入其所不見其妻六

上六非陰陽匹敵則凶困極困于石見上

又不可見其妻之象往不濟也故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

也據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見上

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

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崔

子曰娶也何害也何害也娶音釐先夫

當之矣先夫謂棠公遂取之棠公之妻

莊公通焉齊莊公私通於驟如崔氏驟數

者曰莊公之不可言不可以公曰不為崔

子言人雖下其無冠乎猶自應有冠崔子

因是崔杼因又以其間伐晉也又以下莊公

而伐之曰晉必將報必將來報伐欲弑

公欲弑以說于晉說如字又音悅

而不獲間而不得公鞭侍人賈舉以事

而侍人而又近之侍人賈舉乃為崔子間

公乃為夏五月莒為且子

之後故且子之役莒求成于齊莒子朝于

齊齊以成和好甲戌饗諸北郭齊莊公享

之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崔子詐有疾不親

乙亥公問崔子莊公果往遂從姜氏莊公

武子之姜氏姜入于室姜氏乃與崔子自側屈

姜與崔子自側公拊楹而歌莊公拊楹而侍人

賈舉止眾從者而入侍人賈舉止莊公之

之室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與崔子伏

從去聲閉門此所謂問公也甲與以待

莊公至公登臺而請莊公登臺弗許眾不

是甲與公登臺而請莊公登臺弗許眾不

請盟莊公又請弗許眾不請自刃於廟莊公

廟自請還弗許眾不皆曰君之臣杼疾

病言崔杼不能聽命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

子宮道公宮或陪臣干擻陪臣眾自稱干

音扞又如字振有淫者言行夜而不知二

命受崔子命討公踰墻莊公乃踰又射之

眾又射公中股中莊公反隊莊公被

于墻下遂弑之遂弑之遂弑賈舉此非侍人

隊音墜遂弑之遂弑賈舉此非侍人

言侍人賈舉也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倭堙皆死賈舉而下公孫子皆齊勇力

死於崔子之官音甫倭音縷堙音因祝他父祭於高唐祝

父齊莊公之嬖高唐有齊別廟故往祭之至祝他父復命命既復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命既復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祝他父不說弁

於崔氏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漁之官退謂其

宰申蒯退告曰爾以幣免言汝以汝之

我將死我將為其宰曰其宰曰申蒯免我若以

是反子之義也是反申蒯死與之皆死申

蒯皆死於崔氏殺鞅幾于平陰鞅幾平陰大夫公外嬖傳

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故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晏子即晏平仲聞其人曰其從人

死乎言為君曰獨吾君也乎哉晏子言已

與豈獨我吾死也我何為而曰行乎其從

君也乎哉獨死也曰吾罪也乎哉晏子復言我得

亡也我何為而曰歸乎其從人又問曰君

亡也逃亡也

死安歸晏子復言臣以君為君民者夫

民上而豈以陵民豈可以陵社稷是生將

以為社稷臣君者豈為其口實實

祿養也豈可以苟社稷是養蓋將以

其祿也為去聲下同社稷是養社稷之奉

也故君為社稷死故君以社稷則死之則

亦以義而為社稷亡君若以社稷則亡之則

從其死若君以已之而為已也

亡亦以已之私欲而亡非其私暱私相親暱之人言

敢任之誰敢任當死亡且人有君而弑之

人謂崔子有吾焉得死之言已非正卿見

君而自弑之待無異於眾臣

安得而死其難而焉得亡之又安得而將

庸何歸亦將用何門啓而入侯崔子開

尸股而哭之以公尸枕已股而興既哭三踊

而出躡躍人謂崔子必殺之必殺

舍之得民舍置也置而不盧蒲癸奔晉盧

後患崔子曰民之望也民之所仰望也

以絕崔子曰民之望也崔子言晏子之賢

舍之得民殺可得民心盧蒲癸奔晉盧

崔慶下有... 讀杜注可知

癸莊公黨王何奔晉王何亦莊公黨故奔晉王何奔晉王何亦莊公黨故奔晉
 舍張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即魯叔孫
 奔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叔孫還齊靈公
 女於齊靈公靈公僑如之生景公僑如之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崔杼立齊景公而為
 慶封為左相慶封為景公左相盟國人於大宮乃
 齊國之人於齊太公之廟○大音泰太史同曰所不與崔慶者言不與崔慶同心晏子仰天歎晏平仲仰
 者如此盟誓之罰晏子仰天歎

歎白之辭載書嬰所不唯忠於君嬰平仲
 名言嬰所不利社稷者是與能利齊國
 惟盡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能利齊國
 君不利社稷不敢與也有如上帝
 為乃歎平仲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
 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大史書曰崔杼
 弑其君齊太史直書崔杼崔子殺之其直筆
 而殺其第嗣書而死者二人大史之弟二
 崔杼皆殺之并其第又書大史之弟乃舍
 其兄凡殺三人又繼而書

之不可盡殺南史氏齊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史之在外

者聞崔杼盡執簡以往古之書者必以殺大史兄弟簡故執簡往

之以書聞既書矣其罪矣乃還南史氏乃

有直史崔杼其罪矣聞既書矣歸傳言齊

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之間丘嬰莊公近臣將出奔故以帷幕反與

申鮮虞乘而出嬰與之共載而出奔

鮮虞推而下之申鮮虞推閭丘嬰之

又他日謂閭丘君昏不能匡君謂莊公昏

回反日嬰曰君昏不能匡亂而不能

正其危不能救危亡而不能死不能死死

而不能死而不知匿其暱而知匿其暱親暱之妻屬其誰

納之所為如此誰行及奔中奔中彼道未

將舍將舍嬰曰即閭崔慶其

追我將追而擊我鮮虞曰一與二言道

人與一誰能懼我衆無所用誰遂舍遂舍

中枕轡而寢枕轡而寢食馬而食先食馬

音嗣駕而行駕馬於出奔中既出謂嬰

音嗣駕而行駕馬於出奔中既出謂嬰

曰鮮虞謂速驅之其車崔慶之眾道廣崔慶之眾

得不可當也不可敵也遂來奔申鮮虞與問丘嬰俱來奔魯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北郭側壅埋之側于廟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名里莊公死十一日葬諸士孫之里不

待五四妻喪車之飾諸侯六妻今四不蹕翼不盡禮○翼所甲反

不蹕不止行下車七乘下車送葬之車齊人○蹕音必

九乘今七乘不盡不以兵甲齊舊葬有兵禮○乘去聲

○晉侯濟自泮泮水名地闕會于夷儀會諸侯于

夷儀夷儀諸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後朝歌在二十

三年不書伐齊齊人以莊公說齊人以弒

于晉說如使隰鉏請成鉏隰朋之曾孫字又音悅

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男女以班辨

也齊之男女各以其辨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

樂器鐘自六正晉三軍六五吏軍卿屬官三

十帥軍卿屬官三軍之大夫軍大夫百官

之正長羣有司之長帥旅二千五百人為旅

官長上聲師五百人為師

小將也及處守者○及守國之臣皆有賂皆以

為晉侯許之晉平公受賂而還不讎使叔

向告於諸侯晉侯使叔向告公使子服惠

伯對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言晉君縱舍

以靖小國以安靖從君之惠也此晉君之

寡君聞命矣魯君聞君救○晉侯使魏舒

宛沒逆衛侯衛侯即衛獻公以十四年

齊○宛音寬將使衛與之夷儀晉將使

剽割夷儀以與衛獻公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子

衛五鹿之地故留衛○初陳侯會楚子伐

鄭年在前當陳隧者隧徑也當陳井堙木刊

有井則堙塞之有木則刊除之鄭人怨之鄭人怨陳六月

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

伐陳有鍾鼓宵突陳城突穿也乘夜遂入

之鄭師遂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臺陳哀

行扶其太子偃師欲遇司馬桓子遇陳司

奔逃於墓塚之間遇司馬桓子

曰陳哀公使桓子載余桓子載我曰桓子曰將巡城

不欲載桓子載我曰桓子曰將巡城

以巡城辭遇賈獲夫賈獲載其母妻賈獲

授陳公曰舍而母陳哀公謂賈獲辭賈獲

曰不祥言男女無別不祥善蓋賈與其妻

扶其母以奔墓賈獲乃與其妻步行亦免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子展命鄭師無

與子產親街諸門御止也子展與子產

音。德。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哀公

桓子賂鄭師以器陳侯免免喪服示哀擁社

宗廟祭祀之器陳侯免免音問擁社

示降服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使陳人以

辨而自以待於朝以待命子展執紼而見

繫馬纏也子展執之而見陳再拜誓首盡臣

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而進子美入數俘

而出子美即子產但數其所祝袞社太祝

不祥於社被音司徒致民司徒致司馬

致節節兵符也司空致地司空致地乃還

陳亂故子展正其衆官脩其所以安定之乃歸○秋七月己巳同

盟于重丘見經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

○趙文子為政晉趙文子即趙武代范舟為政令薄諸侯

之幣令咸損諸侯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

見之魯叔孫穆叔謂穆叔曰自今以

往言自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言諸侯用

齊崔慶新得政新得齊政將求善於

侯將求與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武趙文子

木相知若敬行其禮若恭敬而道之以文

辭訓道之以靖諸侯以安靖中兵可

以弭諸侯之兵其可以止而不用○楚遠

子馮卒楚令尹屈建為令尹屈建即子木屈

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

蕩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也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

楚令尹子木伐之子木即屈舒鳩及離城離城舒鳩

名城，吳人救之。吳人來救舒鳩。子木遽以右師先。

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

師以退。五人不與子木居楚兩吉相持七日子彊曰：「以將墊隘。」

居楚兩軍之間墊隘水雨也言相持則慮隘乃禽也必為吳獲不

如速戰。與吳戰請以其私卒誘之。

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卒尊入下同。

我克則進。我師若勝則進。奔則

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

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

於不然。若如此必為吳禽。師所禽獲從之。

計其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各以其私屬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吳人登山

見楚師不繼。無後繼。復逐之。復進而傳

諸其軍。吳逐楚子彊等五人。簡師會之。

先所簡閱精兵為。吳人大敗。楚人遂圍

舒鳩。及子木共圍舒鳩。舒鳩潰。舒鳩人

八月楚滅舒鳩楚滅舒鳩之國而歸○衛獻公入

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獻捷于

晉鄭子產獻捷于晉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子產戎

捷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問子產

以何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闕

父舜之後當周之典為陶正以服事我先

王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周武

賴闕父器與其神明之後也舜大聖人故

明之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

胡公闕父之子蒲也是用以下武王之長女而

封諸陳而封胡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

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則我周之自

出則陳乃周之甥至于今是賴至于今日

桓公之亂亂事在魯桓五年蔡人欲立

其出謂蔡人欲立其子厲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免

蔡人殺之出蔡人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

厲公奉戴猶奉事厲公至於莊宣至於陳莊

皆我之自立莊宣皆厲公子夏氏之亂宣

弒陳靈公成公播蕩靈公之子成公奔

晉又我之自入成公自晉因鄭而入君所

知也此晉君之今陳忘周之大德建

德蔑我大惠蔑棄鄭國擁棄我姻親棄絕

之好親介恃楚眾介因馮恃以馮陵我敝邑

國以欺馮音馮不可億違億度也違快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前年鄭伯稽未獲

成命未得伐陳則有我東門之役從前年陳

鄆東當陳隧者當陳人之井堙木刊則堙

塞之有木敝邑大懼不競鄭國大恐而耻

大姬鄭姬姓故言恐上天誘其衷上夫誘

之中啓敝邑心使啓其心陳知其罪自伏

罪授手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用

敢獻功所以敢獻其晉人曰晉人又問何
故侵小何小國對曰又子產先主之命王之
命唯罪所在惟視罪各致其辟隨罪而致
其誅言陳有罪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
當討○辟關圻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襄降也
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大國多數圻矣今
國土地之多或若無侵小若非侵小國何以至
焉如何以至土地晉人曰何故戎服晉人又
焉如此之廣地

將事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又言
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後在僖二文
公布命曰晉文公宣布各復舊職使各
舊日之命我文公命我鄭戎服輔王戎服
周襄以授楚捷以授勝不敢廢王命故也
言今自所以戎服者不士莊伯不能詰莊
伯即土弱復於趙文子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趙文其辭順於理其順犯順不祥順

於理而已，然之不善，乃受之。乃受之，所獻之功，冬十

也。言不為神所佑。乃受之。乃受之，所獻之功，冬十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子展相鄭簡公朝拜。

陳之功，其辭謝晉受。子西復伐陳，前雖入陳，

故使子西更伐，以陳及鄭平。陳乃求仲丘，

曰：論其事，志有之。古書有言：言以足志，有言

之所趨向也。文以足言，言之有文，所以成

不言，人能言，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言之無文

言不行，而不遠。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為伯，伯謀侯

長鄭入陳，鄭鑿兵，非文辭。非得子產之辭，不為

不能獻其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楚為掩為司馬，馮為子，子木使走賦尹。

子木使為掩，充治車，數甲兵。閱數甲，實甲

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

國用。鐸鳩數澤，鳩聚也。聚成墓澤，使民不

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淳

鹵，淳鹵，埔薄之地。表與輕其賦稅，數疆潦

鹵，說文云：西方鹹地。鹵音魯。數疆潦

於理而已，然之不善，乃受之。乃受之，所獻之功，冬十

也。言不為神所佑。乃受之。乃受之，所獻之功，冬十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子展相鄭簡公朝拜。

陳之功，其辭謝晉受。子西復伐陳，前雖入陳，

故使子西更伐，以陳及鄭平。陳乃求仲丘，

曰：論其事，志有之。古書有言：言以足志，有言

之所趨向也。文以足言，言之有文，所以成

不言，人能言，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言之無文

言不行，而不遠。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為伯，伯謀侯

長鄭入陳，鄭鑿兵，非文辭。非得子產之辭，不為

不能獻其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楚為掩為司馬，馮為子，子木使走賦尹。

子木使為掩，充治車，數甲兵。閱數甲，實甲

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

國用。鐸鳩數澤，鳩聚也。聚成墓澤，使民不

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淳

鹵，淳鹵，埔薄之地。表與輕其賦稅，數疆潦

鹵，說文云：西方鹹地。鹵音魯。數疆潦

鹵，說文云：西方鹹地。鹵音魯。數疆潦

鹵，說文云：西方鹹地。鹵音魯。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入規，偃豬，度其受水多少。規計數，卷其租入。規，偃豬，度其受水多少。規又，如字。町，原防，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臯，隰，臯，水，匪下，濕。井，衍，沃，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六量，入脩賦，其賦稅。○量，良，又亮，治，理，賦，車，制，六，十，四，頭，甲，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土，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楚，制，雖無，可，攷，亦，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可，類，推。兵，甲，土，註，徒，卒，步，卒，見，上，註，甲，楛，之，數，見，上，註。

干楛，有常數，以為戰備。既成，以授子木。尹子木，禮也。言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諸樊，即吳子，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年。門于巢。巢，牛，臣曰：牛，巢，吳王勇而輕。言諸樊有勇而輕，去。若放之，巢門。將親門，來攻門。將親，我獲射之。我若得見諸射，音石。必殪。殪，衣去也。是君也死。若吳諸疆，其少安。其可少息。從之。楚人從其計。吳

子門焉諸樊果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臣

隱以身於短牆之卒諸樊中楚子以滅舒

鳩賞子木楚康主以滅舒鳩辭子木辭曰

先大夫焉子之功也往年楚子將伐舒鳩

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以與焉掩乃

其賞與焉焉子○晉程鄭卒明之言然子產

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問

為政焉問然明為道對曰然明視民如子民視

如傷如父母見不仁者見不仁者見不仁誅之無赦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鷹鷂之於鳥雀見則

見則必誅○子產喜悅其言以語子大叔

以然明之言告子大叔且曰謂大他日

吾見蔑之面而已但見然明之名也言他日

今吾見其心矣今聞然明之言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以叔因問子產曰政如農功

政之治民如日夜思之日以繼夜欲思其

農之治田如日夜思之與利而除害思其

始而成其終有利必興有害必除朝夕而

行之朝夕之間人所易忽行無越思後行

過鮮矣雖未能無過亦○衛獻公自夷儀

使與甯喜言衛獻公今秋入于夷儀乃甯

喜許之為復許大叔文子聞之即大叔文子

聞其曰烏乎欲言而詩所謂我躬不說皇

恤我後者自舉小雅小弁詩所謂今我不能

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謂甯子必身受

也將可乎哉甯子所為如此將殆必不可

言其甚也君子之行大凡君子思其終也使

終可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

終謹其創始終以不困故其終無困廢之

云慎厥初惟厥詩曰夙夜匪解早

也自早至夜不敢以事一人盡事君之道今

甯子視君今甯子視不如弈棋然○弈音

解怠○解佳賣反

○解佳賣反

○解佳賣反

○解佳賣反

亦棋其何以免乎其何以免弈者舉棋不

定圍棋者舉棋不勝其耦耦對敵也尚不

而况置君而弗定乎而况甯喜已立殤公

乎必不免矣於禍矣九世之卿族甯氏出

公及喜一舉而滅之今以納獻公一可哀

也哉言其可哀之甚也明年衛獻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

卷之三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九年

傳會十夷儀之歲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

儀會也此傳本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續前

卷二十五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

因以在齊人城郊亦在二十四其五月

四年秦晉為成自十四年十三國伐秦二
五月秦伯車如晉

三十一

涖盟

伯車即秦伯之弟鍼也如晉臨盟晉侯成而不結二國

而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而特跳在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

弒其君剽歸衛傷公弒獻公復○衛孫林父入于戚

以叛書叛始於此凡叛賊者不書是故成十

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

未可以書叛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甲午衛

侯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荀吳荀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蓋以討衛○秋

宋公殺其世子座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也○晉

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

卒悼○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會

于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

命負行人子朱曰晉行人朱也當衛御

也言已以三云子朱三救向不應救向更不應

子朱怒子朱以不怒曰班爵同言已與叔向

夫何以黜朱於朝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

子朱撫劍以從叔向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言秦晉

相和睡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

得成晉國賴之則二國息兵不集若其

三軍暴骨則二國交兵子負道骨暴浦卜扶沃二反

二國之言無私二國之言語無所偏私子

常易之子謂子朱之為行人茲以事君者

凡持奸邪之心吾所能御也我之所能御

御音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

晉人共平公曰晉平公晉其庶乎庶幾於

治吾臣之所爭者大言叔向子朱所爭

師曠曰野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臣不

心競而力爭謂下子不心競不務德

而爭善而下以德之厚薄為先私欲已侈私欲

崇侈則公能無卑乎晉之公室能無卑弱乎○衛獻

公使子鮮為使子鮮即母弟縶也衛獻公

辭子鮮辭敬妣強命之敬妣母也強命子鮮

為獻公求反國○對曰子鮮答君無信言獻

信實臣懼不免後不免於禍敬妣曰雖然敬

又言雖獻以吾故也必為求之許諾子鮮許

言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先時衛獻公使

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甯喜以子鮮賢

使在不然若子鮮必敗無事必成故公使子鮮

故獻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妣及子鮮

強命不獲已以公命與甯喜言子鮮乃以獻公

曰苟反言苟獻公政由甯氏皆與甯喜

祭則寡人其言已但役守甯喜告遠伯玉甯

以欲復衝獻伯玉曰甯喜答瑗不得聞君

之出瑗即遠伯玉名言已不知獻公敢聞

其入敢不敢也亦不敢遂行遠伯玉從近

關出

據二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遠伯、玉徒近關出，今年甯喜欲復獻公，遠伯、玉

又從近關出其告右宰穀

甯喜又欲復全身速害如此右宰穀曰喜

不可

兩君

先人

以有

聲而觀之

去聲

右宰穀遂往見獻公于夷儀之地。見音現。又於字反。使而反。

曰君淹恤在外

年矣

亦無寬言

夫音若

矣

曰子鮮在

能亡

子曰雖然如此弗可以已以受命先人之

孫文子在戚文子即林父在其私邑孫嘉聘於齊孫嘉

林父之子時孫襄居守襄亦林父之子居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孫氏不在故于

子乘弱不克甯喜之師不勝伯國傷伯國即孫襄

甯子出舍於郊甯喜欲出奔伯國死孫襄

而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孫襄死

故召甯子復攻孫氏甯喜乘夜復攻克之

孫氏無主辛卯殺子叔子叔即衛侯剽言

及太子角剽之子書曰甯喜弑其君剽經言

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

孫林父以戚如晉往屬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見經罪孫氏也罪孫林父臣之祿凡人之

祿君實有之實有之君義則進義可以仕

其君之否則奉身而退義可以去則退

君專祿以周旋專據其祿邑出戮也此罪

大者也林父事剽而符入義可以○甲午衛

退惟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侯入衛獻公書曰復歸經國納之也本晉

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大夫

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

逆於竟者衛之諸大夫迎獻公境執其手而

與之言獻公敬其迎已親執道逆者大夫

道路自車指之獻公敬心漸衰逆於門者

大夫迎於國門者領之而已符驕心易生公至

獻公使讓大叔文子即大叔儀

至衛使讓大叔文子即大叔儀

泰大音曰寡人淹恤在外言我淹留憂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

朝夕皆來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言

相存問不存問於我古人有言之言曰非所怨勿怨

非所當怨寡人怨矣今我實怨汝矣蓋前

則勿怨之寡人怨矣年大叔儀譏甯喜置

君不如弈棋故衛對曰大叔文臣知罪

矣言臣自知臣不佞臣不能不能負羈絏羈

能負羈繫之言不從打牧圉馬曰圍以從

君扞衛牧臣之罪一也此罪也有出者出謂

有居者居謂臣不能貳臣不能通内外之

言以事君通内外之言語臣之罪二也此

罪有二罪身負罪敢忘其死不敢忘乃行大

儀乃從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

其言使止大叔文子勿出奔衛人侵戚

東鄙叛故孫氏愬于晉孫林父愬晉成

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殖綽晉人

為獻公殺晉成三百人殺晉成兵孫蒯追

之蒯林父子弗敢擊畏殖綽不文子曰孫

父厲之不知厲惡鬼蓋指殖綽為惡遂從

衛師蒯感父言更敗之敗殖綽于雍鉏

獲殖綽雍鉏孫復愬于晉復愬衛于晉為

○鄭伯賞入陳之功前年三月甲

寅朔享于展子展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

之服先路周王所賜車之摠名先八邑

八邑三十二井也。以路與命。賜子產次路。

服為邑之先。先。去聲。下同。賜子產次路。

再命之服。此賜子產亦請之於王。王。名。先。六。

邑。二十四井也。以路。子產辭邑。子產以賜。邑。過。多。故。

辭曰。自上以下。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其降殺。皆以兩。

為數。禮也。此禮之。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

殺。去聲。禮也。定制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日。入。陳。者。子。臣。不。敢。及。賞。禮。禮。見。賞。六。

也。日。入。陳。者。子。臣。不。敢。及。賞。禮。禮。見。賞。六。邑。臣。不。請。辭。邑。賜。六。邑。公。固。子。之。必。欲。以。

邑與子產。乃受三邑。子產位次當受。子。音。與。下。同。邑。以。公。固。子。之。故。

受三。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子。音。與。下。同。邑。以。公。固。子。之。故。

其將知鄭讓不失禮。其班次之禮。晉人。國之政矣。讓。不。失。禮。其。班。次。之。禮。晉。人。

為孫氏故。孫林父。屢愬。召諸侯。諸。侯。為。孫。林。父。屢。愬。召。諸。侯。諸。

將以討衛也。伐。成。之。罪。夏。中。行。穆。子。會。將。以。討。衛。也。伐。成。之。罪。夏。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為。楚。子。秦。來。聘。召。公。也。為。楚。子。秦。

人侵吳。及雩婁。聞。吳。人。侵。吳。及。雩。婁。聞。吳。

有備而還。遂侵鄭。楚。秦。遂。五。有。備。而。還。遂。侵。鄭。楚。秦。遂。五。

月至于城麋城麋鄭邑二師至鄭皇頡戍

之鄭大夫皇頡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皇頡出師與楚戰言楚師

秦不秦不與載敗為楚所敗穿封戍囚皇頡楚穿封戍生囚

皇頡戍音恤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主也與穿封

獲之囚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晉人奔楚為大夫正曲直於伯州

前伯州犁曰請問於囚言請問皇頡乃

立囚乃立皇頡於庭而問之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

言兩爭乃王子圍及穿封戍皆君子非細人也其何不知言其易別識也

上其手伯州犁乃高舉其手作勢指王曰

夫子為王子圍夫子亦尊王寡君之貴介

第也介大也言其乃楚君之貴寵大弟也下其手復下垂

勢指穿封戍此子亦里穿曰此子為穿封戍此子亦里穿

方城外之縣尹也言其乃楚方城外之縣尹也觀伯州犁聽訟之間其

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欲誰獲子然

問囚是囚曰皇頡已解其頡遇王子頡出

誰獲子意乃答曰成怒穿封戍爭而抽

遇王弱焉弱敗也言為子圍子圍所得

戈逐王子圍穿封戌抽戈逐王子圍將殺之弗及王子圍走遠追

及之弗楚人以皇頡歸頡人以歸印董父與

皇頡戌城麋印董父鄭大夫與皇頡共楚

人囚之楚人敗城麋之邑以獻於秦以印董父獻於

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鄭人使印氏

董父子大叔為令正辭子大叔為作以為請

去聲又為請為字子產曰不獲子產觀其辭

請受楚之功受楚獻功而取貨於鄭以貨

也小利不可謂國棄大名而貪小利秦不其然

肯如此若曰若曰若更其拜君之勤拜謝秦君

鄭國微君之惠鄭國若無秦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則楚人伐鄭至其可此其辭如

弗從鄭人不從遂行遂去以貨請

秦人不予秦人不以更幣更遣使從子產

而後獲之乃得董父傳言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

澶淵見經以討衛以衛兩伐之疆戚田正戚田之疆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城因姓以名城晉取其

田六井以與孫氏以與孫趙武不書經書晉人不書

趙武尊公也左氏以為趙武會公侯故貶書人

臣計君武之罪也貶向戌不書書宋後也

後會鄭先宋鄭良霄在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於是衛獻公會于澶淵晉晉人

執甯喜北宮遺遺北宮括之子晉執

使女齊以先歸女齊即司馬侯使女齊

音汝 衛侯如晉衛獻公如晉人執而囚

之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晉執秋七月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齊景公鄭簡

被執之故往朝于晉欲共請之為去聲晉侯兼享之晉平

為二君設禮晉侯賦嘉樂大雅嘉樂詩取

顯令德宜民宜人受國景子相齊侯景子

也相齊景公賦蓼蕭小雅蓼蕭詩言大

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以夢音六子展相鄭伯子展公孫舍之相鄭

簡賦緇衣鄭風緇衣詩取適子之館今

遠於叔向命晉侯拜二君叔向相禮故命晉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

也近親廟為宗遠祖廟為祧言謝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謝鄭君賦詩無國子使晏平

仲私於叔向國子即國弱使晏曰晉君宣

其明德於諸侯言晉君宣布其明恤其

而補其闕憂恤其災患而正其違而治其

煩匡正其違邪而所以為盟主也所以為

也今為臣執君今為孫林父執衛若之何

將如諸侯何叔向以晏平仲文子

以告晉侯趙文子以告晉侯言衛侯之罪

晉平公言自以殺晉成使叔向告二君

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使叔向以告國子賦

於齊侯鄭伯國子賦之柔矣逸詩見周

政以安諸侯若子喪賦將仲子今鄭風將

三國蜀之關羽有身
毛真如唐王造此樂
師有關羽之象

詩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
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巨執君
晉侯乃許

歸衛侯晉平公感齊鄭之叔向日鄭七穆

鄭穆公十一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

駟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子太
叔游氏子右豐氏伯有印氏也

亡者也子萃氏其後也子展儉而壹子展

儉而用心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夫芮司徒赤而毛棄諸堤下

故棄諸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夫伯姬也其

下取之以入公宮名之曰棄

長而美年長而貌美平公入平公共姬

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因見芮司徒而視之尤甚姬納諸御

納諸平公棄有生佐棄之所生惡而婉

佐貌惡而太子痊美而狠太子痊平公之大

痕上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戎也畏

惡去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惠墻

孟子離樓之藋有惡人

矣名寺人奄士也為而無寵伊矣無寵秋楚

太子痤內師之官也於太子客聘於晉上已有秋復傳者中間有

他過宋楚客道太子知之太子痤與請野

享之太子請於宋公使往宋平公使太伊

戾請從之伊矣請於平公欲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不憎惡於汝對曰伊

答小人之事君子也言小人事惡之雖君

之不敢遠不敢自取好之雖君子好不敢

近亦不敢朝也敬以待命恭敬以待敢有貳

心乎言不敢有縱有其外縱有人以共

相之莫共其內伊矣為太子內師故言若

之臣請往也臣請往遣之宋公遣伊矣至

伊矣至太子所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矣詐作盟

用牲加盟書為太子而騁告於平公以歸

曰太子將為亂將反為亂既與楚客盟矣

既與楚客盟以定納公曰為我子平公言太子又何

求又為禍亂對曰欲速伊矣言大子公使

視之平公使人往則信有焉則信有焉盟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即佐母奔左師固聞之言固聞

於二則皆曰夫人與左師皆對曰固聞之言固聞

反公囚太子平公乃囚太子太子曰太子

唯佐也唯夫人能免我能免已於禍召

太子乃而使請而使請於佐曰日中不來日

向中而吾知死矣我知不免左師聞之向

縊

聞太子曰九聒而與之聒聒謹也謹而與

過期過月中乃縊而死太子

佐為太子平公立佐公徐聞

其無罪也平公徐聞乃亨伊戾乃殺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

問之問其對曰者君夫人氏

也言君夫人左師曰誰為君夫人向戌

余胡弗我何不知其姓氏蓋圍

人歸養馬以告夫人以向戌之言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夫人乃使人饋先之以玉以

為錦馬之先曰其辭君之妾棄使某獻未

自稱君之妾弃左師改命曰君夫人向戌

者改命曰君而後再拜稽首受之而後盡

再拜稽首受鄭伯歸自晉請衛侯使

子西如晉聘子西即辛曰寡君來致聘之

煩執事言寡君來朝煩懼不免於戾自懼

於大國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使夏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未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

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先時楚伍參與蔡其

子伍舉伍舉伍參之子即與聲子聲子之子

相善也二父相友故伍舉娶於王子牟伍

娶楚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王子牟

之出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

年之婚故謂伍伍舉奔鄭伍舉懼禍將遂

舉實送之出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鄭不足恃故伍聲子將如晉蔡聲子將通使

于遇之於鄭郊聲子遇伍舉之郊班荆班布也布荆藉

相與食相與飲食而言復故朋友世親故

聲子曰子行也子謂伍舉吾必復子我必使楚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晉楚在明年聲子通

使于晉蔡聲子為國通平還聲子自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楚令尹子木問

晉故焉故事也子木因且曰子木且問晉

大夫與楚孰賢晉諸大夫與楚諸大夫優劣何先對曰聲

晉卿不如楚言晉卿之賢不如楚卿之賢其大夫

則賢晉之大夫皆卿材也皆卿材也其才皆如杞梓

皮革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革自楚往也皆產於楚雖

楚有材雖楚有材能之士晉實用之言楚臣多亡在晉晉能器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獨

對曰聲子又雖有言晉雖有宗而

用楚材實多而用楚之賢材居多歸生聞之歸生子

夫音扶

各也言以善為國者善治其國家者賞不僭行賞
我所聞及於而刑不濫用刑不濫賞僭恩賞則懼及淫人刑濫刑罰則懼及善人則恐及於
則恐及於善人若不幸而過有過孝之舉寧
僭無濫不可濫於用刑與其失善與其
而失於善寧其利濫為濫人之利無善人
則國從之國無善人則國詩曰瞻仰詩人
之云亡言善人之邦國殄瘁殄盡也瘁病

病無善人之謂也詩人之意蓋以故夏書
曰舉書大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及寧
失不經經常也寧失刑而不用經失善懼失善
也懼失善人之商頌有之舉商頌曰不僭不
濫言殷湯賞不僭不敢怠皇不敢怠解命于
下國所以上天眷命封建厥福福祿鞏固如
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此成湯之所古
之治民者古人之為國勸賞而畏刑樂於

而憚於恤民不倦愛恤其民賞以春夏順
用刑於恤民不倦不敢倦怠賞以春夏春
夏生長之時刑以秋冬順秋冬肅殺之時是以
以行其賞刑刑以秋冬時以行其刑是以
將賞將是以古人為之加膳膳為之致喜加於常
之不加膳則飫賜飫饜也加膳之道則酒
舉同之不加膳則飫賜食之餘賜其臣下無不
厭食此以知其勸賞也即此喜心可以知將
刑古人將為之不舉為之致憂不舉則徹
樂徹去也不舉之道則聲樂此以知其畏刑
也即此憂心可以知夙興夜寐未明而起
也其憚於用刑也夙興夜寐至夜乃寐

朝夕臨政朝夕以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此
勤勞可以知其三者勤勞可以知其三者禮之大節
也此禮之大節有禮無敗為國有禮今楚多
淫刑今楚國多其大夫逃死於四方其大夫
賢者奔走而為之謀主而為之謀主而為諸侯以寧
楚國以為楚國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謂
不能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在文十析
公奔晉析公楚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殿後

晉人實析公於後以為謀主以為謀主繞角

之後在成六年晉藥書救晉將遁矣將遁

走而析公曰析公獻楚師輕窳能持重

又去窳音衺易震蕩也易去聲若多

鼓鈞聲若多擊軍鼓鈞音均又居旬反以夜軍

之夜攻楚軍使楚師必遁楚師震蕩晉

人從之晉人從析公之計楚師宵潰楚師果夜晉

遂侵蔡成六年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成六年

沈沈子楫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師敗申息

而還成六年楚公子申公孫子成以申息

成八年傳只載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麗

却不載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麗則敗申息

之師曉然在八年特桑隧之名鄭於是不

敢南面於是鄭畏晉不楚失華夏楚失中

侯則析公之為也則析公為晉雍子之父

兄諸雍子之事無所考證想是君與

夫人不善是也善能也是正也君與夫人

晉人實析公於後以為謀主繞角

之後在成六年晉藥書救晉將遁矣

走而析公曰析公獻楚師輕窳能持重

又去窳音衺易震蕩也易去聲若多

鼓鈞聲若多擊軍鼓鈞音均又居旬反以夜軍

之夜攻楚軍使楚師必遁楚師震蕩晉

人從之晉人從析公之計楚師宵潰楚師果夜

遂侵蔡成六年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成六年

沈沈子楫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師敗申息

而還成六年楚公子申公孫子成以申息

成八年傳只載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麗

却不載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麗則敗申息

雍子奔晉

雍子出奔于晉

晉人與之郟

晉以郟邑與雍子

郟音勗

以為謀主

楚以為謀主

彭城之後

楚子重救彭城

又音蓄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並在成

晉將遁矣

師晉

而遁走

雍子發命於軍

雍子發命於晉軍

曰歸者

將

而遁走

幼弱者聽其歸家

反孤疾

反亦歸也

二人役

一人從役者

歸一人

則聽

疾其病者亦

聽其歸家

二人役

一人從役者

歸一人

則聽

簡兵

簡擇兵器

蒐乘

蒐閱車乘

秣馬

戰馬

師陳

師陳

焚次

音秣

音未

秣音未

焚其次

舍

明白

將戰

行歸者

中者

幼孤疾應歸

而逸

楚囚

使

得走

逸欲楚知

楚師宵潰

懼楚師恐

晉降彭城

彭城降之

以魚石歸

並在楚

失東夷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

子卒死之

年

音枕

音枕

則雍子之為也

則雍子為

也子及與子靈爭夏姬

與巫臣爭娶夏姬

而雍害其事

得娶真姬

楚人討陳叛故

則雍子之為也

則雍子為

也子及與子靈爭夏姬

與巫臣爭娶夏姬

而雍害其事

而雍害其事

得娶真姬

子卒死之

年

音枕

音枕

而雍害其事

得娶真姬

子卒死之

年

音枕

音枕

奔晉成方二年巫臣晉人與之邢晉以邢邑

以為謀主楚以為謀主扞禦北狄巫臣為晉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見成七年教吳叛楚巫臣教吳叛楚

之乘車射御教吳以中使其子狐庸

為吳行人焉平臣實其子狐庸吳於是伐

巢巢屬楚取駕駕楚克棘棘楚入州來州來

楚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至今為患

為楚患則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謀以害楚也若教

之亂在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賈

晉人與之苗音墳下同以為謀

主楚以為謀主鄢陵之後在成六年楚晨壓晉軍

而陳楚早晨晉將遁矣晉師將遁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言楚師之精良者在其

中軍唯在王族而已不過楚王之親兵而已若塞井

夷竈若填塞軍中之竈成陳以當之成陳於軍

其鋒當藥范易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

謂使藥范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中行
復顧二穆之兵易去聲行音杭

二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

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吾乃四萃於

其王族我乃四面集而攻必大敗之必大

師師晉人從之賁人從之計楚師大敗晉人

王夷師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

燬燬子文死之楚殺子文並鄭叛鄭人自

興吳人自楚失諸侯俾公立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則苗賁事為晉子木曰是皆然

矣子木言此皆如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言今有子過甚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

舉子牟得罪於君大夫謂

椒舉楚君大夫女實遣之汝實遣之使懼

而奔鄭椒舉懼罪引領南望引領南向曰

庶幾赦余言楚庶幾寬亦弗圖也楚君大夫

為今在晉矣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晉人

五十四

又將以邑與叔舉以比叔尚其舉才能彼若謀

害楚國彼謂聲子若為豈不為患豈不為

害子木懼子木言諸主為叔舉言益其祿

爵增益叔舉而復之而復聲子使叔鳴逆

之叔鳴伍舉子聲子使其子迎之以歸楚

仕於○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許靈公十六年晉

伯許諸國皆大夫獨鄭曰師不興言楚若不興師

鄭孤不歸矣孤寡不歸其國矣八月卒于楚許靈公卒

于楚子曰楚康王曰不伐鄭言許靈公以死之

鄭伐何以求諸侯則解怠如此何以久十月

楚子伐鄭為伐鄭鄭人將禦之鄭人將

子產曰晉楚將平在諸侯將和皆將

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也言

不如使逞而歸志伐鄭而歸乃易成也

也乃易與之成夫小人之性夫與鄭之小人釁

於勇釁動也動於嗇嗇貪也貪於以足

其性以厭足其好爭之性而求名焉者一時

之名非國家之利也言譽勇貪名之人非

者利也若何從之言而與楚戰子展說鄭

其言不禦寇士二月乙酉入南里

楚師入鄭南里之邑墮其城墮音墮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楚師門于師之梁梁音梁鄭城

縣門發鄭人發縣門以禦獲九人焉獲楚

者九涉于汜而歸汜音汜而

後葬許靈公許靈公志而後葬之○衛人歸衛姬

于晉衛侯以女姬乃釋衛侯乃釋衛侯之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齊鄭之請此

平公之失政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韓宣

韓王使請事靈王使人問對曰韓宣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夫起宣子名禮諸侯大

日土起時事四時具戰之事宰旅宰旅

下土也言晉士起將歸四時戰貢於宰旅

不敢并無他事矣不為他事王聞之靈王聞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言韓起之後其昌盛阜大於晉國乎

辭不失舊言稱土起歸時事不失其舊也傳言周襄諸侯不能如禮惟韓

起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其夏是

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夫以龍衣廩丘之地奔晉龍衣

衛羊角烏餘既奔晉又取之取羊遂襲我

高魚遂自羊角有大雨其時適自其實入

用故水實開烏餘以兵自高介于其庫高

用其甲以登其城以登高克而取之克高

城而取邑于宋烏餘既克衛於是范宣

子卒范宣子諸侯弗能治也諸侯以范宣

及趙文子為政代范乃卒治之乃終

文子言於晉侯趙文子進曰晉為盟

主晉為諸侯諸侯或相侵也諸侯之國則

討而使歸其地則討治其罪而今烏餘之

邑齊魯宋衛之邑皆討類也言如此類而

貪之而貪其土地是無以為盟主也是晉

不足以為諸侯之盟也請歸之請以其地歸於諸侯公曰諾平
請其孰可使也因問趙文子晉大夫對曰趙
子胥梁帶能無用師胥梁帶晉大夫能晉
侯使往往治烏餘之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一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

經二十有七年乙卯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
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渙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良之春秋將以

終於吳越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

馬爾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 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

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

以來晉不專主盟矣統之盟讀舊書加于批

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

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

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

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 ○冬十有一月乙

也此王霸之所以興衰也

卯朔日有食之 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

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

十一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

前年受命治烏餘故使齊魯具車徒以受

宋衛諸喪邑者喪去聲

地各具備車馬徒眾以必周周密也必密來

地受先所喪失之地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地來故詐

封以受

烏餘以其眾出

眾出受封地

使諸

侯偽效烏餘之封者

使四國諸侯偽若

而遂執之

而遂執之

盡獲之

皆獲其

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

皆取烏餘所

有之諸侯是以

邑而歸諸侯

是以

是以

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與故平公 ○齊慶封

來聘見經 其車美其甚美 孟孫謂叔孫孟孫

孫穆伯謂叔 曰慶季之車慶季即 不亦美乎

美矣乎叔孫曰豹聞之言以豹所聞 服

美不稱稱服雖美其德不 必以惡終不其必

終美車何為美其車服 叔孫與慶封食孫叔

穆叔與慶封不敬慶封 為賦相鼠叔孫為慶

而無儀不死何為為去聲相去聲 人亦

不知也慶封亦不知此詩為已言其 ○衛

甯喜專衛甯喜既弑剽 公患之獻公 公孫

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請 公曰獻公謂

微甯子微無也言無 不及此及此反 吾與

之言矣言則寡人 事未可知恐伐之 未

祇成惡名祇適也適成惡止也 對

曰免餘 臣殺之言臣自 君勿與知使獻公

其事與音預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衛大夫

免餘乃自與二使攻甯氏使二公孫弗克二

孫不皆死二公孫一公曰臣也無罪言公孫

而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

夏免餘復攻甯氏甯氏免餘復自往攻殺甯喜

及右宰穀右宰穀甯氏諸朝陳二一人之乃

石惡將會宋之盟石惡甯喜之黨受命而

出既受命衣其尸衣甯喜之尸枕之服枕

於服枕去聲而哭之而哭之甯喜欲斂以亡而欲斂其尸

斂去懼不免於禍且曰受命矣受命

矣乃行乃往會于宋為明子鮮曰即母逐

我者出言孫林父逐獻納我者死謂甯喜

則攻而賞罰無章章明也言何以沮勸以

沮惡而君失其信由甯氏之信而國無刑

在衛國則無沮不亦難乎且縛實

使之縛子鮮名且縛遂出奔晉子縛遂公使

正之獻公使人止子不可肯留不及河子鮮

遂出

河及使止之獻公又使人止鮮無出奔止使者而盟於河鮮
乃止衛使者而與之盟於河誓不復還○使去聲託於木門
託身於不鄉衛國而坐怨獻公之深故不
木門木門晉向木門大夫勸之仕勸子鮮仕於晉不可
肯出仕鮮不曰仕而廢其事言已若出仕而罪
也是事之罪從之從之謂從政昭吾所以
出也名事治是盟已將誰愬乎將何所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於他人之朝矣立終

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稅即總
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服終身此
月數補愬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而獻公
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
四井之邑論語稱子辭免餘曰唯卿備
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辭不受邑
百邑惟卿百臣六十矣臣滿六十下有上祿
在上位之祿而有亂也禍亂之臣弗敢聞臣不
聞賜且甯子唯多邑且甯喜惟故死於公固與
臣懼死之速及也及臣若受邑恐速公固與

五十四

之獻公固以受其半免餘乃受以為少師

以之官○少去聲公使為卿獻公使免辭餘

辭不曰大叔儀不貳言大叔儀事能贊大

事能佐國家君其命之勸獻公其命乃使文

子為卿文子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宋

成與晉趙又善於令尹子木又與楚令尹

欲弭諸侯之兵向戌欲合晉楚之兵以為名

如晉向戌告趙孟告於趙趙孟謀

於諸大夫趙文子與諸韓宣子曰起兵

民之殘也民人之財用之蠹害物之蠹

也小國之大畜也小國以用兵為大將或

弭之或者將雖曰不可雖知兵不必將許

之不可不弗許晉若楚將許之楚將許以

召諸侯以召諸侯為會則我失為盟主矣則

固失其為盟晉人詐之如楚向

又請楚亦詐之楚人又請如齊向齊

于楚

免餘乃

辭餘

能贊大

勸獻公其命

宋

又與楚令尹

以為名

告於趙

起兵

害物之蠹

大

不必將許

楚將許以

則

向

向齊

人難之齊人以爲難陳文子曰齊陳文

晉楚詐之言晉楚皆從向我焉得已得我矣

下巴馬用同音煙且人曰弭兵且人爲弭兵而

我弗許從其請則固攜吾民矣

將焉用之將安用此齊人詐之

請告於秦告於秦亦詐之

告於小國乃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先至會所丙午鄭

良霄至鄭伯有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宋爲趙文子叔向爲介介相司馬置

折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司馬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舉謂記錄

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

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魯齊陳衛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

楚盈如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時楚令尹子木止陳成言於晉

黑肱與晉大夫成盟丁卯宋向戌如陳子楚

未止陳故從子木成言於楚就陳成楚成

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子木

曰請晉楚之從請從晉從交相見也朝見

現見音下同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向戌以子木

趙武趙孟曰晉楚齊秦四也言四國皆晉之

不能於齊齊晉之不能服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猶楚之不能服秦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敵

邑楚君若能使秦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晉

敢不固請於齊齊使之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向戌

趙文子木之言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車也

車謁告於楚王曰楚康釋齊秦舍齊與他

國請相見也其他從晉之國請見于晉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向戌從陳是夜也向戌還

趙孟及子哲盟子哲即楚黑肱以齊言要

齊二國之辭至盟庚辰子木至自陳子楚

木自陳二國大夫陳孔奧蔡公孫歸生至與子木俱

至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大夫以藩為軍

諸國各以藩離為軍皆至于宋晉楚各處其偏北楚

南伯風謂趙孟伯風即晉荀曰楚氛其甚惡

有襲晉之氣懼難恐有趙孟曰吾左還入

於宋晉管在宋北以東為左故右急若我

何楚必無卒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將盟

門之外於宋西楚人衷甲楚人被甲在衣伯州犂

曰伯州犂合諸侯之師言合諸以為不信

以為衷甲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行也夫諸侯望

信於楚夫諸侯仰望於是以來服是以來服

楚於若不信若行詐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是自棄其所以固請釋甲固請子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以信相待久矣事利而已

但欲以利苟得志焉苟可得志於晉焉用有信安
吾事而已苟得志焉大宰退大宰即伯告人曰伯州犂告
令尹將死矣言子木其不及三年不及三年志將遲乎
求遲志而棄信求遲志而棄信志將遲乎
豈有棄信而志以發言志者氣之帥也
能遲其志乎志以發言言無實不祥言之所
為言以出信言無實不祥言之所信
以立志民無信不立信著於參以定之志
信三者俱而信亡信亡則何以及三信
後身可安存信亡則何以及三信

數年為明年知其不能及趙孟患楚衷甲
子以楚欲衷以告叔向叔向謀之叔向日
何害也言却盟何匹夫一為不信匹夫之言
人一事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斃其死
暗也盡斃若合諸侯之卿若合諸侯之卿若合諸侯之以
為不信許以却盟必不捷矣必無得食言
者不病楚銷食其言者當死非子之患也
晉不食言夫以信召人夫以信召人夫以信而
故無患夫以信召人夫以信召人夫以信而

以僭濟之僭不信也濟成也而以不信成之必莫之與也此諸

侯之所共不與也安能害我豈能為且吾因宋以宋害於晉

病且晉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則夫宋能致

音扶與宋致死死晉與宋共雖倍楚可也為宋

地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子謂趙文子又

不及是言不幸而死此曰弭兵以召諸侯欲

止兵以召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言舉吾庸

多矣庸猶功也晉獨非所患也非晉之

季武子使謂叔孫季武子使人以公命叔孫

孫不從故假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

國公命以告之既而齊人請邾故欲自比於邾滕小

宋人請滕齊人為屬國宋人請滕宋人為私屬皆不

孫曰邾滕邾與滕人之私也私魯列

國也與諸侯何故視之何故視邾滕宋衛宋與

吾匹也我之匹乃盟乃視宋衛故不書某

族據經不言違命也言豹不能從公晉楚

命視中邾滕也晉楚

爭先先晉楚爭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

言晉世主夏盟未有先晉者也諸侯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子謂趙文子子言若晉

常先先若晉常是楚弱也非楚為晉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且晉楚迭

盟為日豈專在晉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叔向告曰諸侯歸晉之德只也只只語辭

侯之所以歸晉者以其有德也非歸其尸盟也非歸其尸也

之能主子務德子務德子謂趙文子子當無爭先

先且諸侯盟且諸侯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楚欲尸盟自同

細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乃使楚

書先晉春秋書晉趙晉有信也以晉有信

正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宋公兼享

建趙孟為客孫飲酒子木與

言楚子木與弗能對楚文子使叔向待言

趙文子言弗能對楚文子使叔向待言

焉使叔向侍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亦不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蒙門宋城門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

書子木問於趙孟趙孟趙文子曰范武子之

德何如於諸侯對曰趙文子夫

子之家事治夫子謂范武子身脩言於晉

國無隱情所行之事皆可告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祝史大祝史大史陳其馨香

子木歸及子木以語王語去聲下同

曰康王尚矣哉尚上也言范武子之德上矣能歆神人

其歆享也能使神享宜其光輔五君宜其光輔文襄

靈成景以為盟主也以主諸侯子木又語

王子木又語曰宜晉之伯也宜晉之為伯也

叔向以佐其卿有叔向之賢楚無以當之

楚人無可以當之者不可與爭言楚不能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趙武遂使荀盈如楚臨鄭伯享

盟楚子重結晉楚楚之好鄭伯享

趙孟子垂隴趙文子自宋還過鄭鄭商公為設享燕之禮于垂隴之地

子展公孫舍之伯有良子西公孫夏子產公孫儵子

太叔游吉二子石印段公孫段也從七子皆從鄭伯

趙孟曰七子從君言七子從君而來以寵武也武

文子名言以請皆賦請七子皆賦詩以卒君貺以終

鄭君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故武亦以觀七子向

背之亦既觀止我心則降趙孟曰善哉美其止民

亦既觀止我心則降以趙文子為君子趙孟曰善哉美其止民

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足以當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鄭風鶉之賁賁詩衛人刺

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趙孟

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賁音奔趙孟

曰牀第之言不踰闕第第也闕門限此詩

言不踰於門限况在野乎况在於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使人趙孟自謂非已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小雅黍苗詩四章曰肅肅

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推善於武何能

焉召伯之喻當義取思見君桑不雅隰桑詩

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見君子其樂如何

章卒章曰心乎愛矣趙孟不欲丁產之見規誨子之何日忘之

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野有蔓草詩取其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其相德印段故趙孟受其惠

賦蟋蟀唐風蟋蟀詩曰無以大康我思其

儀顧禮趙孟曰善哉美其善哉保家之主也能恐懼

象以保吾有望矣言我有望公孫段賦桑扈於此矣

桑扈詩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桑

扈卒章一句言交際之際福將焉往安所往

音焉若保是言也若能保欲辭福祿得乎守此言

則福祿之來川至卒享禮畢文子告叔向山增不可辭避

趙文子曰伯有將為戮矣言伯有將有詩

以言志賦詩者以志誣其上亂之實而伯有賦此詩是誣

而公怨之鄭伯有之詩讒刺

以為賓榮趙孟個賦詩以自其能以乎能

久在其位乎言必幸而後出言必叔向曰然叔向是

已後伯有甚所謂不及五稔者稔年也熟

故為一年謂伯有夫子之謂矣夫子謂伯

言之義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其餘六

及數世者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子展氏其最綿

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故知

印氏其次也印氏其子樂而不荒謂賦蟋

好樂無荒故知其樂而不樂以安民樂與

其安不淫以使之不淫從其欲後亡綿

不不亦可乎言其也○宋佐師請賞以與兵

之功欲宋君曰請免死之邑謙言請免公

與之邑六十宋平公以邑六十與向戌此

免餘邑六十同以視子罕以賞典視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凡諸侯之晉楚所以兵威之晉楚所

而威畏而後上下慈和有所畏懼而後大

順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慈愛和順而

後國家賴以

靖以事大國以事大國之政令所以存也此大小
安存無威則驕無威則驕驕則亂生驕則亂生
也亂必亂生必滅禍亂則滅所以亡也此大小
以至滅天生五材天生五材火土之五材民並用之
天下之民並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舉而用之兵是五材之金故兵之設久矣古人設
可去去上聲下同已所以威不軌所以威服不而昭文德也
而昭明國家聖人以興聖人用民伐罪文德之盛而與

人以廢亂人身國亡廢興存亡昏明之
術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
以之而亡術皆由用而子求
去之而向戌不亦誣乎不亦誣罔以
誣道蔽諸侯以誣罔之道罪莫大焉其為
此於縱無大討縱無大國而又求賞而又
賞功無厭之甚也此無厭是削而投之賞
而投之書左師辭邑所賞之向氏欲攻

司城向戌之族欲左師曰我將亡言我邑

滅亡夫子存我夫子謂子罕責我德莫太

焉其為恩德又可攻乎又豈可君子曰彼

已之子舉鄭風羔裘詩言彼已邦之司直

司主也言其為樂喜之謂乎樂喜即子罕

邦國主直道者何以恤我乃舉逸詩言何以我其

收之我則收取此向戌之謂乎善其能知

詩之義也○齊崔杼生成及彊崔杼先娶生

而寡寡特也偏娶東郭姜即東郭偃之

生明東郭姜所生也東郭姜以孤入無父曰孤蓋

夫之也自隨也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

崔氏偃東郭姜之弟蓋崔杼既娶姜遂以

崔成有疾崔杼先妻之疾而廢之廢成不立而立

明而立姜之後成請老子崔崔成既不得立

也崔子許之崔子許之崔邑與成偃與無咎弗予東

偃及棠無咎弗肯以曰偃無崔崔之宗邑

也廟所在必在宗主宗主謂廟明言成與

疆怒成不得邑疆成之將殺之與無咎告

慶封難告於慶封曰夫子之身夫子謂其身

也亦子所知也亦慶封之素知也唯無咎與偃是

從崔杼平曰惟棠無咎父兄莫得進矣崔凡

氏諸父諸兄皆大恐害夫子夫子謂崔杼

於崔杼敢以告崔慶同功一也慶封曰子

姑退疆姑少退與吾圖之我當圖之告盧蒲癸

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盧蒲癸曰彼

君之讎也君謂齊莊公天或者將棄彼

矣天其絕於彼矣彼實家亂彼謂崔杼實子

何病焉何以謂慶封將崔之薄崔氏敗也慶之

厚也慶氏專齊他日又告他日成疆慶封

曰苟利夫子苟有利於崔杼必去之必去之

無咎難若有危難吾助女我助汝去之九

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成疆以慶封許崔子怒而出即崔子

杼以成疆作其衆皆逃崔氏之衆皆求入

使駕崔杼求人使弗得其人使國人駕圍

之駕馬者使寺人御寺人掩士而出出如且

曰崔杼曰崔氏有福言天若止余猶可滅

象禍不遂見慶封遂往見慶慶封曰崔慶

言崔氏之一也如一家然是何敢然是崔成崔

與慶氏也如一家然是何敢然是崔成崔使盧蒲癸

此請為子討之其請為崔子討治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崔

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

弗克慶氏攻使國人助之乃使國人遂滅

崔氏盧蒲癸遂殺成與疆成疆作亂而盡

俘其家而盡戮崔氏家其妻縊崔杼之妻

死經也而孽復命於崔子盧蒲癸既滅其家且

御而歸之孽且為崔子至及崔子則無歸

矣妻死家滅故無所歸乃縊崔杼不勝

於入其宮不見其妻凶乃縊其憤乃自

經而崔明夜辟諸大墓辟開也崔明夜開死也

死也。崔明夜辟諸大墓先人之家以藏崔

辟音問。卒已崔明來奔崔明辟慶封當國

崔特死慶封當國○楚遠罷如晉泣盟罷即令

代秉政當國○楚遠罷如晉泣盟尹子蕩

報荀盈泣盟也○罷音皮晉侯享之燕之禮也將出

宴異賦既醉太雅既醉詩曰既醉以酒既

將出賦既醉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以美晉侯比之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

國也叔向見遠罷之威儀宜哉宜其承君

命承君之不忘敏不忘其臨子蕩將知

政矣子蕩將知楚敏以事君敏達以必能

養民必能為君故其焉往楚國之故其將

之焉音煙○崔氏之亂弒莊公在申鮮虞來

奔申鮮虞莊公之黨僕賃於野申鮮虞貧

魯之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冬楚人召之至

年冬楚聞其遂如楚申鮮虞為右尹

賢而召之遂如楚如楚也為右尹

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

在申謂斗建司曆過也司曆之再失閏矣

